

房山城关老木匠杂谈

新中国成立之前以至解放后的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，房山县城关虽是县政府所在地，只是商业比较发达，工业水平相当落后，基本还处于手工业时代。因为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木匠行业在手工业中比较发达，几乎是处处有木器加工，村村有木匠。我的父亲张振忠是个木匠，后来成了房山县木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。我虽然没有子承父业，但是从小在父亲和他的伙计身边成长，耳濡目染，对木匠行业也多有所了解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木匠行业已经由于木器加工方法、机具、建筑形式和材料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不少传统的木器制作加工方法还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。为了反映解放前后那个时期城关地区木匠行业的状况，我收集了一些资料，也走访了一些人，整理成此文，以供读史参考。本文所反映的主要是房山老县城的四街、两关及相邻各村的情况。

木匠的来历

关于木匠的名称和来历，虽有不同的说法，但都得到认同。三教九流说：古代木匠属于三教九流里上九流的士、农、工、商的工类，地位还高于商。五行八作说：“五行（行）是商业分类，八作（作）是手工业作坊的分类，虽然有几种不同的含义，但哪说法都少不了木器作坊。祖师说：所有木匠都是尊奉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为祖师爷。其实鲁班名为公输班，鲁国人。木工在当时为一名官员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记载：“天子之六工，曰：土工、金工、石工、木工、兽工、

草工”。但鲁班也是石匠、泥瓦匠的祖师爷。三种匠人在一起时要排个尊卑之序，坐姿石匠为大，蹲姿泥瓦匠为二，站姿木匠为弟。尤其在建造房屋时，更体现了石为先，泥为二，木为三的工序。实际干活时，三个工种配合默契、设计相符，尺寸相合。说现在话，就叫无缝链接，确实反映了三匠的同源同宗。

当一个木匠，从古至今，绝大多数人是为了生活，以手艺换碗饭吃。不过也有吃饱喝足当乐趣甚至误国误民的。最出名的是明朝皇帝熹宗朱由校，在外有清兵入侵内有造反作乱的形势下，却不务正业，一门心思干木匠活，史书记载其“朝夕营造”，“每营造得意，即膳饮可忘，寒暑罔觉”，国之君不理朝政，整天干木匠活废寝忘食，实在可气可恨。

木匠的分工与木匠活

从大的分类说，凡是制作木制器具的匠人都可以称为木匠。但是由于制作的器具不同，使用工具不同，甚至干活的地点不同也会分出很多门类，木匠也就有了不同的叫法。当年在房山城关地区，木匠可分为大器作、小器作、杂器三大类别。大器作的木匠也就是乡村木匠，是农村常见的木匠，一般是走街串户，为雇主干活。常做的活是盖房子、打妆绣、日用家具、农具等，从为活着的人盖房做家具到为死去的人做棺材都得会，手艺比较全面。比如：东关的耿瑞、耿祥、耿士明、耿士清、张振忠、张德福、张玉琦、郭恩，南关的王再武、西北关的苏士言、洪寺的史景荣、韩志文、张宗旺、北关的曹树林、东坟的刘舫。小器作也叫小细作的木匠，一般都在城里有铺子，作一些嫁

妆或屋内摆设一类的木制和雕刻器具，用料考究，做工精细，一些名贵木材加工也在这些作坊，主要是为有钱人家服务的，因此房山城里只在南街有一家挂牌的嫁妆铺。

所谓杂器是泛指其他木制品的工匠，有的就按产品或工种称呼而不叫木匠了。比如做木制车轮马车和手推车的叫板轮匠，做木桶的叫箍桶匠，做牲口的鞍子匠（也叫铲鞍子的），做筛面和笼屉的叫罗圈匠。这些做木工活的铺子在房山城里都有一两家。还有专门用手拉铤床；铤制棒槌擀面杖等圆形木制品的叫铤匠；还有专门做乐器的木匠；专门为铸造翻砂制造模具的木模工，（如西北关的苏士言）。而专门拉大锯破解木材的木匠还叫大锯匠（如瓜市的刘景德、何清）。还有和木匠紧密配合的油漆匠，画匠。这些人和木匠在一起干活，人们也把他们叫木匠。

在房山城关，人数最多的还是大器作的乡村木匠。他们不仅人数多，在四街两关及相邻的各村都有。而且干的活也是五花八门。越是心灵手巧的师傅会干的活越多，用现在的话说叫全能木匠。虽然和一门专的木匠活比起来会有差距，但也几乎能做到见什么能做什么，提供做、画、漆、装一条龙服务。

我的父亲就属于乡村木匠，而且是心灵手巧的一个。下面就把我看到、听到的关于乡村木匠的那些事作个回忆。

木匠的工具

木匠把自己的工具叫家伙，干什么活用什么家伙。比如，做鞍子的要用铲子；罗圈匠要用拉刨而不是推刨；小细作要用多种雕刻工具

和加工小铁（铜）配件的工具等。因此，会干活的越多，拥有的工具种类越多，工具越好，干的活越漂亮。甚至说三分手艺七分工具。内行的主儿，一看亮出来的家伙，就能知其手艺高低。所以，木匠都很重视自己的工具，一是显示手艺，二是干活又快又好又省力。

木匠的工具还伴随着很多神秘的传说。据说木匠的基本工具有二十八种，上应二十八星宿；家伙斗子（相当于工具箱）上装七种尺寸凿子的七孔上应北斗七星；划线用的曲尺据说是鲁班发明，又叫鲁班尺；楞板（相当于工作台）上卡住木板的卡口，据说是鲁班的妻子发明的，又叫班妻，等等。

乡村木匠的基本工具，除了画线和量尺寸用的墨斗、五尺、曲尺以外，不外是锛、凿、斧、锯、刨五大类。其中的五尺是是一根一寸见方的不易伸缩变形的木料制成，长为五尺，刻度精确到一寸。是测量较长的木材用的。曲尺古时叫“矩”画方用、圆规画圆用。由此产生一句俗语，叫做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”，这还是从木匠那里传下来的。

锛子是加工柁、檩、柱等大材料使用的。木匠使用锛子很要功夫，其它工具外行人学一下都可以用，唯独锛子不行。我也始终不敢用锛子干活。使用锛子砍木架是用脚踩着木头，眼看着画线，抡起锛子向脚掌下面的木头砍下去，不多不少，要和两侧的画线齐平，砍出一个平面。角度和劲头大了，会砍过线，角度和尽头小了，会砍到鞋底脚掌部分，甚至伤到脚。师傅用锛子，三下两下就齐活，学徒的用锛子费时费力又费鞋。

木匠用的锛子有两种，都是丁字形状。一种是丁字横木的前头装一个优质钢材锻造的锛子头，使用比较轻快。另一种是长把前面上装一个前平刃后立刃的钢制斧头（也叫刨锛），小的叫刨斧。乡村木匠走村串户干活，有时回家很晚要走夜路，为了对付野兽和坏人就得拿件家伙防身。斧子拿着方便但谁家都可以有，你自己是好人坏人一时说不清楚。于是，拿着五尺或锛子走路，一看就知道是木匠，又能防身又不引起别人的猜忌，一举两得。而且传说这两样家伙还能避邪气，神鬼不侵。

木匠的工具都是利刃。钢口好的，好用又耐用，也讲究选名牌名铺产品。县城南关小郑子铁匠铺和涿州黑猴牌的产品是城关一带木匠的首选。买了锛、凿、斧、锯、刨等刃具，还要自己制作成工具才能使用。锛、斧、凿要装手把，锯要装锯弓，刨要装刨床，如何淘换到份量轻，耐用、耐磨的好木料也要下一定的功夫。我的父亲，曾经有一支严缝用的长刨是紫檀刨床。可惜后来不知去向。

木匠师傅干活时是不准抽烟的，往往休息时一边抽烟一边收拾家伙，伐锯、磨凿子、磨刨等等。干活时发现刃钝了，也要停下手中活去磨刃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

木匠的传承

乡村木匠干的都是手工活，而且不识几个字，学的手艺都是靠师傅口传身教，自己死记硬背，脑子不好使不行；干活有工眼儿管着，不卖力气不行；干活场地大都在户外，冬寒夏热，吃不了苦不行；行内的规矩多，无拘无束不行。所以，学木匠手艺干木匠活都很不容易。

提到传承，不得不说一说两个称呼。对外人对木匠尊称叫师傅，木匠之间尊称对方也叫师傅，如张师傅、李师傅等，是一种官称。而师徒之间，徒弟要叫师父，不能带姓氏，表示师徒如父子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是父与子的关系；对师父家人，除师父外，还有师母（师娘）；同门同辈论师兄弟，父辈论师伯（师大爷）师叔等。徒弟对不是同门的木匠都可以称呼官称。有的学徒之前已有亲朋关系，按先论后不改的习俗，只要辈份不变，也可以按原来的称呼，只是到了外边干活时还要叫师父，以表示师徒关系。

学木匠有三个途径。一种是家传，子承父业，学成的木匠叫门里出身，如东关的耿氏家族。这种传承的优点是学的细，学的透，功夫扎实。缺点是管的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。有的老木匠不自己带儿子，而是把儿子交给自己的师兄弟或其他师傅严格管教。另一种是师父带徒弟，也叫拜师学艺，是主要的传承方式。程序是想学木匠的孩子家长托中间人向选定的师傅求情，经师傅考察（身体状况、人品等）两厢情愿，由中间人主持，签订师徒合同立下字据，举行拜师仪式后，正式学徒。学徒时间是三年零一节，一般是正月初五拜师。所谓“一节”，是指学满三年后再过一个端午节才能正式出徒。旧时当学徒，规矩很大。学徒期间不许结婚，不许退师，吃住都在师傅家，师父不允许不能自己回家。管吃饭穿衣，不给工钱。除了干木匠活学手艺，师傅家喂猪打狗挡鸡窝，挑水扫地带孩子，什么活都得干，甚至有的还写下“师父可以打骂徒弟，失手打死不偿命”条款。学徒都是从累活粗活干起，开始都是抬木料拉大锯。可见学徒之不容易，也让学成

之后珍惜手艺得来不易。

其实，当师父也不容易，带了徒弟就要多操心费力，一要教手艺，二要注意安全。虽然重活粗活有了帮手，可技术活就得一个人顶两个人干。人家管了两个人的饭，给了两个人的工钱，可不管你是师父徒弟。有时，徒弟把活干坏了，师父就得替徒弟赔工赔料。有的师师父因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，关键的手艺还要留一手。三年学徒，能不能学成，就看当徒弟的是否有灵气，是否踏实肯干，俗话说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再有一种传承的形式叫挂牌师父（徒弟），实际是师学艺。有的是人到中年半路出家，自学成才，也能干不少木匠活。而外出揽活时不少主家很注重木匠的来历和门弟，不敢用无名之辈。于是托人找到当地比较有名气的老木匠认师，成为没有学过徒的徒弟。一来有了门弟，二来也能继续学些手艺，如北关的曹树林就是东关张振忠的挂牌徒弟。

有的木匠从未拜师，凭着心灵手巧弄一套家伙也能干不少活；有的虽然学徒几年，却是学艺不精，脑不灵手又笨，只能干一般的活，大活接不了，精细活干不好。这样的木匠大都是和老木匠搭伙揽活，被人称呼为“二把刀”，不过是以木匠为名混碗饭吃。

木匠的规矩和习俗

木匠师傅在农村和城镇地区受到老百姓的尊敬，一是干的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二是木匠行、情、坐、卧都有比较严格的规矩。这些行规并没有文字规定，都是口传身教，但是流传至今。

首先是言谈举止。木匠吃百家饭，对长辈要尊，对同辈要敬，还要对主家和气。不进主家屋不动主家物，干活时不能闲聊，也不能大声吆喝，以免分神出事；多冷天不能进屋里烤火取暖，多热天不能光膀子干活；穿衣穿鞋不怕旧不怕补，必须干净整洁（俗话说：“笑破不笑补”）。虽说有干净瓦匠邈邈木匠之说，实际上每天干完活必须把场地收拾干净，材料码放整齐。

吃饭有吃饭的规矩。首先是吃有吃相，不能碗筷叮当乱响，不能伸出筷子到饭桌对面夹菜，碗里不许有剩饭剩菜等等。徒弟要给师父盛饭，但不能喝酒，师父也不能喝多了影响干活。主家有穷有富不论管什么饭都是尽了力的，吃饱为止，不能因为吃得差一些就影响干活。我父亲多次给同事和徒弟讲一个故事，叫做“耕地吃饺子，费事又费事”。说的是一个耕地把式。给一个孤儿寡母家耕地，中午的饭食很简单，也没有酒，没有吃好，下午耕地打起小算盘，隔一犁盖一犁，俗称猫盖屎。到了晚上，主家给吃肉馅饺子，有酒有菜，还一个劲道歉说上午家里有事实在走不开，吃的太简单了，下午专门去城里割肉买酒包饺子，表示心意。把式一看知道是误会人家了，想着很对不起人家，必须回去返工，把地重新耕一下。嘴里一个劲地说：“看看，您还给吃饺子，真是费事又费事”。前一个费事是说主人费事，后一个费事是说自己回去返工费事。

木匠干活时，不论好赖主家都要给沏茶。喝茶要在干活歇着时坐在小桌旁边喝，不能想喝就随便喝。徒弟管倒茶，按辈份大小分先后，双手端壶，而且壶嘴不能对着人。

农村盖房一般正房三间，采用四梁八柱形式，柁、檩、椽子都准备好以后，择吉日立架上梁。这对木匠是个很大的考验，等于现在的总装配工序，每个部件要算计好，在地下把榫卯大小位置加工精确才能在屋架上装配无误。到了吉时，鞭炮齐鸣，把正中脊檩（梁）抬举上去一放，严丝合缝，就算大功告成。旧时迷信，立架上梁不让孕妇去看，说是不吉利，上梁时入不了位，还得在架顶上临时用斧子连砍带砸才能到位。据说这一砍，怀孕妇女生的孩子就成为三瓣嘴了。从现代科学看，上梁到不了位只怨木匠手艺不精，而三瓣嘴（兔唇）是由遗传基因造成的，完全与木匠的斧子无关。还有钉椽子，必须小头朝上，订反了就成了“万箭穿心了”，那是大忌。

还有一种木匠活是做棺材，这有很大讲究，乱了不行。做棺材有三种形式。一种是在棺材铺里做，一般是同时做几个，就是做木器，按一般木匠活做就行了，没有什么讲究。

第二种是主家准备了木材，到主家去做。这些主家都是比较富裕的，找到了好的木材，为自己或家里老人做出棺材，一方面老人看了自己的归宿，看到子女的孝心，心里高兴，另一方面是有备无患，心里踏实。这样做出的棺材放在家里叫做寿材，做工要求较高，一般是子底子盖（即双底双盖），三遍油漆，前脸雕花或画花。寿材做完了存放时不能空着，里面放一些木头，置放时要头朝里，不能迎面而放。有趣的是棺材虽然最终用途是装死人，但木匠只把它当做一件木器，夏天歇晌的时候，有的把棺材盖当床板，有的还躺在棺材里睡一觉，毫不在意。

第三种是主家有病危之人或突然去世之人，事先没有准备或买不起棺材。请木匠到家里找木料或临时放树现场赶做，这叫“赶热活”。干这种活一是随请随到，白天放下手中的活就走，深更半夜爬起炕就去。二是不讲究条件，主家有什么木料就用什么材料。有的家里穷，就帮助把院子里的树放倒。拼凑的木头长短大小、木材品种都不一样，湿木头也很难加工，不管怎样，都尽力做出像样的棺材。几个木匠凑在一起还要分工协作，一般是谁年长听谁指挥，吃饭喝水也就不讲究了。有的主家会端出一些点心吃食，放一壶茶在旁边，干活的人渴了就喝一口，饿了就吃一口，到地方就干活，中间也不休息了。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紧张地干活，而且往往是夜里，照明条件也不好，又快又好又安全地把棺材做出来，每个干活的人承受的压力实在不小。三是不问价钱，都是干完活再说。实际上，“赶热活”的主家多是穷苦人家，办丧事都很难，往往有给不了钱的，给干活的师傅们磕个头，送点东西就完了。当木匠的从不计较这些，这也是木匠在农村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吧。